

人生智慧

小区里的人生哲理

■任炽越 文

不知哪一天,小区自行车棚旁开出了一家烟杂店,卖些香烟、老酒等杂物。没多久,店前就成了社区成员交流的地点。小区的一些新闻也在这儿流传。有时候,我去买酒购盐之时,也会与聚在那儿的大爷、大妈们聊上几句。时间一长,从听到的家长里短中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哲理来。

那年春天,刚从部队退休不久的老张自掏腰包,买了三棵樱桃树,种在小区一隅荒芜的绿地里,施肥、剪枝,忙个不停。樱桃树在他精心的侍弄下,开花、结果。引来孩子们采摘、品尝。这时候老张就会笑眯眯地站在一旁,叮嘱孩子们挑成熟的摘,有时孩子们够不上,他还会帮着采。

樱桃成熟的季节,这就成了小店铺前议论的话题。有的说,樱桃花真美,樱桃真好吃,老张头真为小区做了件好事。有的说,他花自家的钱,为大家送来美丽,怕图啥好处吧?也有的说,这么贵的树不种在自己院里,种在外面让大家共享,这老头有些傻。有时,老张正好也来闲聊。听到议论,也不语,只是笑笑。

后来,社区评文明好事,有人把此事报了上去,居委会的干部来找老张了解。

老张谢辞。老张说:“我喜欢樱桃树,开花结果时,看着心里舒服,就种上了,没有他们说的这么高尚。”

一番话说得几个里弄阿姨感慨不已。

这几年,这三棵樱桃树越长越盛,成了小区一景。一次,老张生病住院,街坊们纷纷前去探望,感谢他给大家带来的美。

闲聊的人群中,还有一位会唱歌的中年妇女。

她常常在一帮老阿姨的掌声中,一展歌喉,为大家献上《大海啊,我的故乡》、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等抒情歌曲。第一次认识她,是一个夏日的上午。我去车棚取车,刚拐过幼儿园,就从那儿传来一阵悦耳的女高音,清亮、抒情,随着夏日的清风,在空中飘荡。我顺歌声而去,只见一位穿着连衣裙,清瘦的中年女子,正在那儿引吭高歌。走进一看,我一怔,原来是位盲人。只见她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,正沉浸在歌曲的意境中。

听小店老板介绍,她是福利工厂的下岗女工,排行老七,人称“七仙女”。后来,我经常在小区里碰到“七仙女”,她不是去公园唱歌,就是去参加公益活动,脸上总是乐呵呵的。时间一长,我跟她一打招呼,“七仙女”马上就会说,“一号里爷叔出去呵?”

有一次,她去乘地铁,我正好与她同路。等地铁时,我说:“见到你,总这么高兴,我也被你感染了。”

“是吗!”她扬起脸,笑出了声,又柔柔地说,“我一直记住我妈的一句话,心里充满了快乐,痛苦就进不来了。”

我没想到,她会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,竟一下子呆了。

普通的小区,平凡的人,也蕴含着不凡的人生哲理。



杨浦的朝霞 ■陈明松

岁月悠悠

别来无恙

■傅光达 文

前一阵子,从媒体上得知京津冀遭遇五十年未遇的暴雨水灾,尤其听说北京门头沟区和丰台区永定河洪水泛滥,两岸相距扩大逾百米,冲垮了多座桥梁,不少房屋车辆被毁坏,老百姓日常生活秩序被颠覆、吃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苦头。我忽然就对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担忧起来,不知它还好吗?

我是三十三年前第一次见到它的。那年夏天我新婚,携新娘去北京度蜜月。旅游团安排的下榻之处就在北京西南的丰台区,与卢沟桥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那时没有安排参观卢沟桥的项目,导游说:“卢沟桥1985年起已经退役了,去那里没啥看头。桥的栏杆上有些石狮子而已,而且有两个遭到雷劈损坏了。”但我与妻子既然知道著名的卢沟桥离住宿不远,便决定还是去桥上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那是一个黄昏,当时的卢沟桥显得有些颓废陈旧。桥下的河床里根本没有水流,几乎已经干涸了。桥两旁的望柱和栏板石迎面雕有精美的花卉图案,望柱顶端各雕有一头大石狮,蒙尘沉默着。桥面凹凸不平,四周荒芜,确实不太好玩。我们还发现桥北侧东头的栏杆望柱以及上面的小石狮的确损坏了。

一晃眼,过了十二年,2002年夏天,我作为单位先进分子被组织安排再次去北京游,这趟下榻的地方是丰台区杜家坎,离卢沟桥也就三百米左右。我与两个同行者抓住时机又走了一番卢沟桥。这次所见的桥身干净许多。也知道了该桥始建于1189年,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,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。最有特色的,是桥墩的造法。桥墩下面呈船形,迎水面砌作分水尖,外形像一个尖尖的船头,其作用在于抗击流水的冲击,体现了前人的聪明智慧。

卢沟桥的两端,东端矗立着两头大石狮,西端两头大石象,身躯硕大,憨态可掬。在石狮、石象之外,还各竖华表一个,下设八角须弥座,上穿云板石,莲座圆盘之上的石狮子迎向桥外,其神态自若有如在迎送行人。桥面依然凹凸不平,桥两旁栏杆望柱上的石狮子已修复完好,据说共有281根望柱,501只狮子,我没有仔细去数,但感觉狮子神态各异,妙趣横生,没有一只形态重复的,印象深刻。

弹指一挥间,又是二十余年过去,卢沟桥,别来无恙否?

意犹未尽

杯盏之娱

■陈茂生 文

一日,老友聚会。老张分享坚持少油低脂清淡饮食的养生体验,众人频频首。少顷,一盆“东坡肉”端上了桌,肉皮暗红透亮、酱汁晶莹,更有暗香袅袅,且一人一块、少长无欺。

餐桌转盘一圈转过,肉的方阵有了数个缺口;二圈过后,盘中仅余一块;正欲为坚拒诱惑的老张喝彩,却听得一声略带悲壮的慨然

“今朝‘夯’一记”,不破金身难过关”,话落盘清。这“夯一记”有着“豁出去”的意思。

“洗净铛,少著水,柴头爇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,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读苏东坡的《猪肉颂》感觉直白通俗一如快板书,虽然没有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那般恢弘与磅礴,但更接地气也更有烟火气,也可一窥当时当地的饮食场景。

洗净炊具烹猪肉,文火慢工出细活,家常厨房也都如此。“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”当年黄州猪肉又好又

便宜却没人吃,据说并非因为猪肉胆固醇高,脂肪含量高,更不为节俭减肥,而是宋人认为只有羊肉为上品,出自猪圈的猪肉不登大雅之堂。皇宫明文规定:“饮食不贵异味,御厨止于羊肉”。此风俗上行下效,伏脉千年。早年下放农村的父亲曾回忆: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安徽繁昌等地都认为猪内脏不洁,每逢杀猪时猪肝、猪大肠等均弃之不用,那些城里的下放干部捡拾后忙不迭地红烧翻炒,然后“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”的自得其乐。过一段时日后,清炒猪肝、红烧猪大肠等才逐渐成为当地餐桌上的菜肴。父亲打趣说,千百年前因为觉得猪肉贱,让拖家带

口、身负罪名的苏轼妥妥地“捡个大漏”,几十年前因为觉得猪内脏脏,让一群城里的下放干部“捡个小漏”。

上海四川北路上的“西湖饭店”以前名为“孟尝君食府”,与福建中路的“知味观”并列为申城杭帮菜的“扛鼎”菜馆。数年前周边征收改造后闭灯熄火,孑然一身于路边,何去何从时时为众人牵记的原因,不仅因为这里有八十多年申城杭帮菜肴演变简史,而且也惦念店里原滋原味的“东坡肉”,那可是与龙井虾仁、西湖醋鱼等齐名,每桌必点的“招牌菜”。

岁月不居,围绕“东坡肉”而来的那些杯盏之娱,趣在市井阡陌。

时令小语

“才积”趣

■王建运 文

每年立秋一过,就到了白相“才积”的辰光了。

上海人称的“才积”的即蟋蟀,北方人称为蝈蝈,是秋季一种喜鸣善斗的昆虫,其雄性一旦相遇便撕咬博杀,不到一方落败逃窜绝不罢休,故颇受人们追崇喜爱,尤其顽皮好动的男孩。

儿时,我亦是一个调皮捣蛋鬼,每年秋季捉才积、养才积与斗才积,是雷打不动的功课。当年,我家住近靖宇中路的控江三村,朝北隔一幢公房就是农田与农宅了,弯过小河浜,穿过几幢农宅再跨过小水

沟,就是大片的种植冬瓜、南瓜、菜瓜、黄瓜、玉米、豆角、茄子、卷心菜的各种蔬菜田了。每年8月中旬左右,这里便是我们三五一伙小朋友捉才积的近水楼台好去处。不过,当地的菜农称我们这帮小赤佬是“蝗虫”,一旦来过一次,庄稼绝对要遭殃不少,特别是冬瓜南瓜一旦被翻动,贴地面的白底朝上被太阳曝晒后,此瓜必定烂秧烂芯。

通常情况下,我们半夜里拿着手电筒尽量远离农宅房子,至菜田边缘沿马路处捉才积。夜半三更田野里才积鸣叫声特别清脆响亮,也是捉才积人最兴奋时。另外,还要派人做暗哨,一旦发现菜农出屋来围捕,马上发信号告知,捉才积人则马上“偃旗息鼓”,关闭手电进入静默状态,有时趴在田埂下一动不动,偌大农田一片漆黑,上哪里去捉人去?再不行,也能趁黑摸上马

路逃之夭夭。

但也发生过小伙伴被菜农生擒活捉事,那就惨了,轻则身上工具全部没收,还少不了吃几记“头脱、毛栗子”,重者被扣下人叫其家长花钞票赔偿“菜田损失费”。那时双职工父母一月工资没多少,赔了钱后少不了要被家人“吃一顿生活”。

当年为了捉才积、白相才积而耽误了正事,我被家父训斥与“吃生活”日脚不少。记得有一次讲好吃好午饭要外出办事,结果到了中午12点了也不见我踪影。原来我出去约人“斗才积”兴奋过头忘记辰光了,气得父亲放根皮带在床上,说待我回家后好好教训我一顿,还称“要烧才积汤”让我喝。反正,那次我回家蛮惨的。

后来,我上中学读的是寄宿制交大附中,学校处于郊区的殷高路上,莫说周边一片庄稼田了,光如花园般

的校区内,每到秋季开学返校时,夜幕降临后到处都是昆虫的秋鸣声,特别是才积的鸣叫声,对我们这些从小就白相才积的人而言,犹如勾魂般充满了强大的吸引力,加上寄宿制读书独立生活,没了爷娘的管教束缚,我们就放开手脚白相起才积了。我记得因经常钻进树丛捉才积,人弄得脏得不得了,特别是四肢与脸上常被蚊子毒虫咬得“五嗨六肿”,跑出去真像个拾荒的“瘪三”。

尽管时处文革后期,但当年的交大附中仍有严厉的校规,学生在校捉才积、白相才积是严禁的,男教师时常至男生宿舍突击抽查,看有没有人养才积?为防备老师检查,有同学就把养才积的罐头放至衣帽箱子里藏起来,但这种小聪明也会露馅出洋相。

有一次班主任杨老师来我住的寝室抽查,他知道我有白相才积嗜

好,故人未进门就声音传进来了:“王建运,依有没有养才积啊?”

我忙回答:“杨老师,学校有规定我早就不弄了。”杨老师朝我笑笑未语,他床边角、床下都仔仔细细查过后,没发现异常,我暗窃庆幸,真是“额头头碰到天花板”了。

“囉、囉、囉……”才积早不叫晚不鸣,只听靠近门口的空床上我放的私人箱子里,传出鸣叫声,尽管困在箱子里面叫声有点闷,但在空旷的房间里还是那么不合时宜。

一切真相大白,我穿帮了。如今立秋已过,夜晚小区花草堆里传来零星才积鸣叫声,年复一年提醒人们又到“斗才积”季节了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